

金色的大厅，热情地恭候着一位百岁老人；大红的寿字，醒目地悬挂在宴席高墙正中。寒风早被这里的暖意融化，邻里们喜气洋洋地簇拥着杨兰湘老人，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宽敞的宴会厅。在旁人看来，儿孙们为老人祝寿来了。其实错了，这位杨兰湘老人，一生无儿无女，是位孤老，一辈子在小区清扫垃圾、为厕所保洁。今天是她百岁生日，迎来了邻里们发自内心的祝福。街道妇联主任孙阿姨，特为老人订做了大红寿字花纹的中式棉衣，还为她围了条中国红的羊绒围巾，远远看去，老人像一朵盛开的山茶花，显得格外地精神，格外地耀眼，格外地好福气。

孙阿姨是寿宴主持人，也穿了件红上衣。寿宴很传统，文化氛围却很浓，简短的开场白后，便演出了上海说唱《种树》、相声《百岁老人》、舞蹈《送花》和独唱《夜来香》等节目。这些自编自演的



阿南从小是“三国迷”，但凡与“三国”有关的一切，小说，戏曲，电视剧，乃至《三国志》，他都极感兴趣。因入戏太深，故趣事也多。

一日，电视剧正播到“火烧赤壁”，但见曹操在一艘大船上，操弄着一件兵器，很苍凉地吟诵着：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……”阿南看了，不禁诧异道：“这诗怎么是曹操写的呢？明明是横槊……”说着，便去翻出一枚邮票，上画一汉子，也持兵器，也作吟诗状，嘴里吐出一圈，圈里写着：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……”邮票的标题是——“横槊赋诗”！

关公刮骨疗毒，铮铮铁汉，让阿南极为佩服。有一次他感冒发烧，既要打退烧针，又要打消炎针，两针并打，虽内心害怕，却学关公，并不露怯，只弱弱地求护士：“两针不要打在同一只洞里哦。”护士小姐也逗，嘿嘿冷笑一声：“吾要有本事打得介准，老早就参加解放军去了！”



因为读书光线不当，阿南患上了近视，配了一副眼镜。他初次戴上眼镜，对着镜子左盼右顾，节目，都以老人生活素材创作的。“垃圾袋装花，门前看盆花。四季花不断，鲜花送大家。”邻里们看着熟悉的故事，便在台下一起和唱：“学得一手好插花，乐为娃娃做榜样。中国梦里真善美，赶超世界当自强。”于是每个节目从开演到结束，伴随的是笑声、泪水和赞美声。

一百个，十二个月。三万六千五百天，是整整的一百年。于是有了许多故事。我最先知道老人名字的故事。杨兰湘，意为湖南兰花。但在上海话里，便喊成了“夜来香”。当初她很难受，慢慢地发现，这是巧合，也是天意。她知道夜来香很美，属多年生藤状缠绕草木，又叫月见草、夜香花等。于是想起 38 岁那年，与一位小她十多岁的杨冬青相爱了。两人都姓杨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在飘着夜来香的的小树林里，他们相拥着，吐露着相爱的真挚；他们倾吐着，憧憬着美好的明天。年轻人把一朵盛开的夜来香插在她的头上，成了她的终生难忘。也许是年龄与姓氏，成了无法分开的婚姻。当双方都在苦苦煎熬时，年轻人应征参加了抗美援朝，成了一位志愿军。没多久，传来噩耗，牺牲在他国战场。当政府通知年轻人父母时，杨兰湘很平静。从此她挑起照顾两老生活的重担。这位没过门的媳妇，为两老送终后，又独自一人生活。

寿宴大厅的幕墙上，播放《百岁老人》录像短片，介绍老人半个多世纪来在小区，打扫卫生、养花种树，帮助邻里等小故事。演出上海说唱《种树》时，我明白老人长年种植冬青树的一番真情。冬青树四季常青，但生长很慢，数年后才会翠绿成林，直指蓝天。数十年在小区四周栽种的冬青树，早已成了一道道高高的篱笆，不可多得的风景。冬天人们可以在冬青树旁，晒太阳聊天，夏天人们可以在冬青树下，纳凉拉家常。“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。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……”听着少女演唱《夜来香》的歌声时，想起了夜来香独特的飘香理念。每每黑夜，月高了，虫叫了，风起了，在花木的僻静处，总是阵阵幽香，在长长的黑夜，总是香气弥漫，香飘夜空。可不，几十个春秋，老人清扫小区环境，常常干到夜深人静时；想起了夜来香独特的抗寒本领。每每冬日，天寒了，土干了，水无了，在向阳的避风处，又能顽强生存，在年年的春夏，又是满枝绿叶，香满夜空。可不，几十个寒暑，老人种树种花

自然界的一年四季中，色彩最丰富的其实是秋天。秋天是成熟的季节，也是生命更新换代的季节，春夏的绿色，在秋风中千变万化，呈现出无数奇妙的颜色。在上海，也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秋景，只要有树，有绿地，有花草繁衍的地方，秋光便在那里烂漫。秋风起时，飘旋在风中的落叶，就像翩跹的蝴蝶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飞舞。

空气中也有秋天的气息。那是优雅的清香，是桂花的香味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从前的上海，只有去桂林公园，才能闻到桂花的香味。而现在，桂花的清香飘漾在我们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我不知道，这么多的桂树，是什么时候种的，种在什么地方。如果人生也有四季，人生的秋季是什么颜色呢？有人说应该是银色，在城市里，到处可以看到银发的人群。不要以为这银色是凄凉的晚景，是寂寞和孤独，我发现，在这座城市里，进入秋季的人群，依然生机勃勃，对生活充满了激情。

朝，成了一位志愿军。没多久，传来噩耗，牺牲在他国战场。当政府通知年轻人父母时，杨兰湘很平静。从此她挑起照顾两老生活的重担。这位没过门的媳妇，为两老送终后，又独自一人生活。

寿宴大厅的幕墙上，播放《百岁老人》录像短片，介绍老人半个多世纪来在小区，打扫卫生、养花种树，帮助邻里等小故事。演出上海说唱《种树》时，我明白老人长年种植冬青树的一番真情。冬青树四季常青，但生长很慢，数年后才会翠绿成林，直指蓝天。数十年在小区四周栽种的冬青树，早已成了一道道高高的篱笆，不可多得的风景。冬天人们可以在冬青树旁，晒太阳聊天，夏天人们可以在冬青树下，纳凉拉家常。“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。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……”听着少女演唱《夜来香》的歌声时，想起了夜来香独特的飘香理念。每每黑夜，月高了，虫叫了，风起了，在花木的僻静处，总是阵阵幽香，在长长的黑夜，总是香气弥漫，香飘夜空。可不，几十个春秋，老人清扫小区环境，常常干到夜深人静时；想起了夜来香独特的抗寒本领。每每冬日，天寒了，土干了，水无了，在向阳的避风处，又能顽强生存，在年年的春夏，又是满枝绿叶，香满夜空。可不，几十个寒暑，老人种树种花

便嚎啕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诉：“刘备戴眼镜吗？孙权戴眼镜吗？鲁肃戴眼镜吗？张飞戴眼镜吗？……三国里有人戴眼镜吗？我为什么要戴眼镜呢？”我得硬着头皮解释，其实三国里的人也近视的，只是当时还没有眼镜，所以他们都不戴，有的话也会戴的。他这才半信半疑，稍稍止哭。后来我们每每说起，三国里的人戴着眼镜打仗，一边舞枪弄棒，一边扶扶眼镜，大家就忍不住要笑。

阿南读了《三国志》才知道，张飞鞭打督邮，其实不是他打的，而是刘备打的；火烧博望坡的，其实是诸葛亮，而是刘备……又有许多故事情节，或移花接木，或张冠李戴，或无中生有……视三国故事为信史的阿南，顿生幻灭之感，伤心不已，又嚎啕大哭起来，且夹叙夹议：“唉，都是假的！唉，都是假的！唉，张飞鞭打督邮是假的！唉，诸葛亮火烧博望坡是假的……唉，什么都是假的！唉，还有什么是真的！唉，唉，唉……”

唉……三国故事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代又一代，进入孩子们的心灵，留在中国人的心底，历经千年而传承下来的吧？

剧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，每张戏票仅售 20 元，而演员的付出却是超强的。一场戏演到后半段，往往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衫，一个下午要演两场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丝

和孩子一起看戏的快乐

戴 平

不苟地为孩子们献上美味的精神大餐。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，我看过好几个剧种的演出，这次看昆剧的儿童版，台下反响之强烈前所未见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，身手不凡，金箍棒飞舞，斩妖除魔，孩子们大声叫好；武打场面激烈勇猛，剧中的“踢枪”表演，一人应对六人 12 根枪，从容不

早晨去公园，遇到的大多是银发老人。他们在唱歌、跳舞，打太极拳，朝霞把他们的银发染成一片耀眼的金红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在年轻时代也没有这样激情洋溢过，到了银发时代，竟然都如苏东坡所唱：“聊发少年狂”。我注意到老人们的表情，他们开

银色的激情

——上海的四季之秋

赵丽宏

人，他们声情并茂地朗诵诗歌，朗诵散文，文学成为他们晚年的美妙伴侣。

这个城市，老年人已是人群的主体，如果老人在这里没有快乐的心情和幸福的生活，这个城市不会是一个可爱的城市。让人欣慰的是，秋光中，到处可以看到老人们年轻的身影，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歌声和笑声。这使我想起刘禹锡的《秋词》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。（图为《一夜秋雨》）

浇水，总是赶在旭日东升前。到了 85 岁时，还能挥舞扫把，养花浇水。要不是孙阿姨的直接干预，老人还在天天干呢。

寿宴进入了高潮，孙阿姨请老人讲几句话。人们纷纷站立起来，只见老人利索接过话筒，话音明亮地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邻里！我活到一百岁，是杨冬青男人在保佑我，把 28 岁的生命献给了国家，才有了我的长寿，我的快乐。接着便唱起了歌：“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凄恻。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，吐露着芬芳……”歌声里的柔之情，心之声，佛之音，令我惊喜万分。我知道夜来香有清肝明目的功效。可治疗目赤肿痛，麻醉上眼，角膜去翳等。此时我发现在座的邻里们眼睛格外地亮堂，眼神分外有力。已经看见了老人生命里的一股韧劲，一股忍辱负重的耐劲……

斗蛰图

（中国画）

钟家隆



《梅花三弄》号称是唐曲，却是到明清才流行起来。且不管它的历史到底能否追溯到唐代，《梅花三弄》现在如此走红，绝对离不开唐人的“炒作”之功。然这走红其实有点“借尸还魂”的味道，唐人所“热炒”的倒并不是《梅花三弄》，而是它的前身《梅花落》。

《梅花落》并非琴曲，而是笛曲，相传为西汉李延年所作，后来也成为乐府诗的常见题目。唐代人最会写诗，一首好诗天下流传，连带地也捧红了不少曲子。《梅花落》便被不厌其烦地在诗中引用，成为当时的大热。但凡唐诗中有“梅花”出现，其实一半都是代指这首曲子。像是李白的“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”，若不是曲中之意，梅花如何能在夏天绽放？还有首叫做《折杨柳》笛曲常和《梅花落》放在一起被“炒”，同样是李白的诗云，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”，说的便是这支《折杨柳》。因笛子又被称为羌笛，本是胡人乐器，写诗要装点意象来应景，但凡提到塞上，难免不说“梅花”。如宋济的《塞上闻笛》，“胡儿吹笛戍楼间，楼上萧条海月闲。借问梅花何处落，风吹一夜满关山。”当然，也有人对老是炒冷饭不屑，想要推出新的“主打歌”，刘禹锡的《杨柳枝词》就大喇喇地唱道，“塞北梅花羌笛吹，淮南桂树小山词。请君莫奏前朝曲，听唱新翻杨柳枝。”

然而，在唐代红极一时的笛曲《梅花落》后来却失传，据说是其古琴移植版的《梅花三弄》便接过了前辈的枪，继续叱咤乐坛。也有一说《梅花三弄》是改编自东晋著名音乐家桓伊吹奏的笛曲，其曲原名为《三弄》，当代琴人所著的琴史资料里还将其归入晋代的曲子。

琴曲《梅花三弄》之名，源自其在不同徽位上重复的三段泛音，也构成了其基本旋律，至于是否描写“梅花”，则是个仁见智的问题了。所以从曲名上来看，桓伊的《三弄》似乎比李延年的《梅花落》更为靠谱。而琴曲的改编人，据说为唐代知名学者颜师古。然而，唐诗却不太给这琴曲面子，硬要鸡蛋里挑骨头，大约只有卢仝的《听萧君姬人弹琴》提到过它。这首诗里写道，“昭君可惜嫁单于，沙场不远只眼前。蔡淡薄命没胡虏，乌枭啾唧啼胡天。”前句显然是说琴曲《昭君怨》，后句应是指当时流行的《大胡笳》《小胡笳》。以同理推之，这两句的前一句是“风梅花落轻扬扬，十指干净声涓涓”，暗含“梅花”，也许与《梅花三弄》有关，但更

可能的只是形容琴声清雅罢了。宋代人的诗里倒是有《梅花三弄》的明确登场，黄庚的《闻角》诗云“梅花三弄月将晚，榆塞一声霜满天。”然而“角”也是吹奏乐器，说的其实还是那首笛子曲。

《梅花三弄》能成功借《梅花落》的壳“上市”，未必是改编者预料到的事情，实在是歪打正着的飞来之福。而《梅花三弄》的幸运还不仅于此，这里还要感谢两句琼瑶奶奶，她的同名小说及改编电视剧《梅花三弄》在当代可谓是家喻户晓，连主题曲也叫《梅花三弄》。尽管此“梅花”与彼“梅花”毫无关系，但琴曲《梅花三弄》确实又借了一回光。

十日谈

蓓蕾之歌

儿童剧是孩子们的“特殊课堂”。

